

抗戰時期中山艦金口喋血記

虎口餘生陳鳴錚含悲憶往

著者／陳降任

海軍官校39年8月班航海科

歷任海軍淡水巡防處長、漢陽號驅逐艦長、驅逐艦戰隊長、攻擊支隊長

中山艦原名永豐號

中山軍艦，原名永豐號，為一砲艦，係清廷為振興海軍於宣統二（一九一〇）年七月，派海軍大臣載洵及海軍總制薩鎮冰，前往美、日考察海軍時，向日本訂購的兩艘砲艦之一，另一姐妹艦為永翔號，由長崎三菱造船所承造，同年開工。兩年後，民國元（一九一二）年下水，次年完工，返國成軍後命名為永豐，編號三二，隸屬於第一艦隊，為北洋政府統轄。這是一艘排水量七八〇噸、長二一六呎、寬二十九呎、雙煙囪，主桅高一〇六呎，下端為鋼質，上端為木質，裝有兩座長圓型燒煤的火管鍋爐，推動兩部三汽缸立式的往復蒸汽機，馬力一三五〇匹，最高速度十四節，巡航速度十二節。武器方面，艦首裝有英製四吋主砲一門，艦尾有三吋主砲一門，煙囪附近兩舷各有四、七公厘自動快砲各兩門，前瞭望台有英製三、七公厘機關砲兩門，後瞭望台有德製蘇羅通高射砲一門及英製七九口徑機槍兩挺，為一主力砲艦，艦員編制一〇八至一四〇人。

國父蒙難護駕有功

民國六年六月軍閥干政，非法解散國會，國父孫中山在廣州組織護法政府準備討逆，永豐艦在第一艦隊司令林保懌（福建船政後學堂駕駛第九屆畢業）率領下連同其它各艦先後十一艘，南下廣州參加護法，成立護法艦隊。民國十一（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

在廣州叛變，砲擊廣州觀音山總統府，企圖殺害國父。當時孫夫人宋慶齡以國父安危為重，囑其先行化裝越出叛軍封鎖線脫險。其時，警衛團及侍衛隊官兵八百餘人，在侍衛長姚觀順英勇指揮下力敵叛軍萬餘人，擊斃敵軍八百餘，衛隊傷亡四十來人，終於擊退叛逆，姚觀順親自背負孫夫人宋慶齡脫險，但在此役中腿部中彈受傷，功績卓著，一九二四年元旦受勳。姚觀順是美國加州的華裔美國人，出身美國諾威起大學的威爾猛軍事學院(Norwich University Military College of Vermont)，一九一四年畢業，原是一名美國陸軍軍官，後應國父之召回國參加革命。他是二戰末期十六位中國將軍從該校畢業的第一人。其哲嗣姚紀仇將軍，曾任海軍飛彈廠廠長，現居左營。國父離開觀音山後由陳策與夏重民等拱圍下登上楚豫艦，後轉往永豐艦避難，並率楚豫等五艦討伐叛逆，對岸上叛軍開砲攻擊。其時任南方軍政府內政部部長的蔣介石聞變後，立即從上海星夜趕赴廣州登艦赴難，與叛軍對峙了五十餘天及多次激戰後，終於八月九日脫險安全離艦。此後護法艦隊的艦隻，紛紛北駛投附軍閥，護法艦隊因而瓦解，而始終堅志不移擁護國父而留粵者，僅永豐艦一艘而已。

參戰者碩果僅二人

民國十四（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國父孫中山逝世。為紀念國父廣州蒙難及表揚永豐艦對國父的毅然擁護，四月十六日廣東省主席胡漢民，下令將永豐號更

名為中山號，並隸屬於軍政府直屬管轄。

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對日抗戰已進入第二年，六月間武漢一帶戰雲密布，我海軍在長江佈雷阻擋日本艦隊進犯，國軍艦艇約十餘艘，集結在岳陽湖一帶活動，其中以中山艦為最大型的一艘，其時馬尾海校派往中山艦見習的共有八人，航海班有林鴻炳。康建樂、陳智海、周福增，輪機班有陳鳴鏗、張奇駿、劉絡源及張傳釗等。如今，二十五年輪機班的陳鳴鏗，曾任海總後勤署少將署長，台中港工程局局長及港務局局長長達十二年之久；張奇駿，曾任海軍第四造船廠少將廠長，現旅居美國，是全球參與金口血戰碩果僅存的二人。

十月二十日，日軍大舉侵犯武漢之際，敵機大批來襲，搜索我國艦艇展開海空血戰之序幕，當時中山艦與其它四艦分別在武漢金口與城陵磯間之長江航道上航行，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三點多，突有日機六架來襲中山艦，該艦立即奮勇迎戰，並以蛇行(zigzag)迴避敵機攻擊準度，致敵機高空轟炸未被命中。中山艦經敵機幾輪轟炸後，因艦上對空高射砲与其它機關砲等武器欄當陳舊，況且我軍又缺乏制空權，致海空血戰，中山艦最後終於被敵機炸沉。

海空血戰中山沉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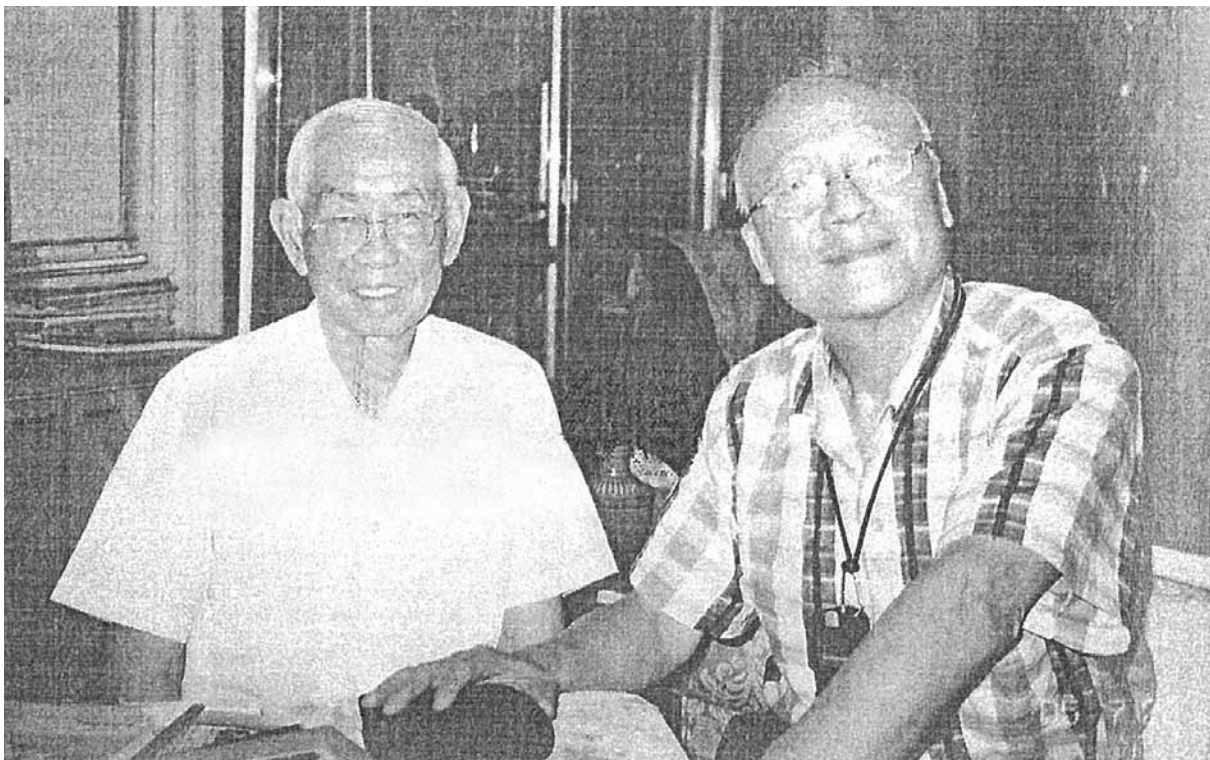
據陳鳴鏗將軍回憶，他們於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七月間在湖北岳陽樓登上中山艦，不滿一個月即在岳陽遭到六架敵機轟炸，所幸並未被其命中，但金口血戰的史實鮮有人知，他說：十月二十四日清早，武漢發出空襲警報，中山艦立即進入戰鬥部署，不久虛驚一場。下午兩點，中山艦起錨在江面慢速巡弋，至下午三點多，敵機六架由艦首遠方飛來空襲，中山艦立即迎戰，在艦砲射程內艦長下令對空射擊，從此展開激烈海空血戰。首

輪敵機對準中山艦在高空投彈，因我艦採用蛇航迴避，致彈落江面，第二輪敵機仍然平飛轟炸，我艦也未被擊中，但炸彈碎片飛散在艦首甲板及駕駛台上。

敵機因水平轟炸經我艦蛇航迴避未被炸中，但因江面狹窄迴避困難，敵機也改由艦首方向，輪番俯衝投彈並用機槍掃射。又因我艦艦首的四吋砲對俯衝敵機運用不夠靈活，艦橋之兩門機關砲火力不足，而艦尾的三吋砲雖火力較猛，然因艦桅妨礙，對來自艦首之俯衝敵機射擊困難，效果不大，未能重創敵機。陳鳴鏗記得只有一架敵機被我艦砲擊中輕傷逃逸。

艦體經敵機俯衝，輪番攻擊及掃射後，有幾次劇烈震動，艦首部位已被擊中，駕駛台也被機槍射到損失慘重，艦長薩師俊身在駕駛台堅忍指揮，險象叢生，被一彈片擊倒，當敵機下衝投射時，駕駛台上的航海官魏行健(馬尾海校廿六年航海班)奮不顧身撲在艦長身上，以己之軀遮住艦長之體，為他抵擋子彈，其捨己救主奮不顧身效忠長官的精神令人感動。

但薩師俊艦長的雙腿不料被敵機的機槍炸斷，他在重傷之下仍然指揮篤定，不久輪機艙中彈進水，副長呂叔奮少校(馬尾海校十九年六月航海班)曾下艙巡視，此時艦已失去動力，艦體向左舷傾斜二三十度並向下游漂流中。所幸艦尾的三吋砲及後瞭望台的蘇羅通機關砲及兩挺機槍尚能繼續射擊，使敵機不敢過度低飛炸射。航海官魏行健人在艦長身邊，見艦長重傷及艦體即將沉沒，經艦長同意下令放下兩艘舢舨(乃艦上惟一之救生工具)，想將受傷的艦長及受傷官兵送岸急救，當航海官與康健樂見習官二人將艦長扶起時，卻遭艦長以微弱的聲音說：「我這裡痛，不要摸我，你們先將受傷官兵救上舢舨好了。」等所有受傷者登上舢舨後，又將艦長扶上舢舨，但他仍說：「我留在這兒，讓他們先走吧！」意謂將與艦共存亡，不願離去。此時，



作者陳降任(右)與陳鳴錚將軍合影

他已傷重無法自主，遂被強迫抬上舢舨。

薩師俊等壯烈殉難

當兩艘舢舨剛離開半浮半沉的中山艦時，忽見敵機俯衝下來以猛烈的機槍砲火，對準舢舨上的受傷官兵發射將其擊沉。舢舨上的艦長茂受傷官兵全都飲彈陣亡。敵機眼見殘忍的目的已達即行飛去。

那時候江面上除傾斜的中山艦外，別無其它船隻，

此刻中山艦已向左傾斜四十度，砲位周圍堆積的砂包與官兵用棉被捆紮的包袋，散落在左舷甲板上，副長呂叔奮代理艦長遂下令棄船，全部生還者艦尾集合商討逃生方法，那時海軍艦艇上尚無每人配發救生衣或充氣式救生帶，又缺少救生圈、救生艇與筏等設備，只好將艙面上可浮之體從右舷放下，由善泳者幫助他人下水，抱著漂浮物，一面將之拖離船身。一面高呼岸邊的小火輪拖帶小船駛來救助。善泳者便設法將一些不會游泳的戰友，先救上漁船，然後各自向岸或向接近之漁船求救。

當我們一起游泳大約四十多分鐘，正在精疲力竭之時：幸好又有來船將我們救起，在尚未登岸前，卻看見中山艦昂首艦體在傾斜中徐徐沉沒江底，只見水花冲天高約一百餘公尺，一代名艦就此消逝！

此時此刻中山艦的生還者，除向中山艦和壯烈犧牲的戰友行最沉痛的致敬外，都低頭沉默地向金口市集中，部分年輕力壯者則忙著分別搭乘漁船前往沉沒地點。尋找是否還有生存者，結果僅找到身上有許多彈

孔的航海官魏行健與其它十一其屍體，而艦長薩師俊與我們一起上艦見習的同學陳智海、周福增兩人等下落始終未曾尋獲。陳智海是在艦首砲位殉職，周福增於駕駛台受傷後在舢舨上殉難，因我們上艦不久，對其它戰友並不認識。事後經查金口血戰是從十五點十五分開始至十六點三十分沉沒，歷時一小時十五分，中山艦壯烈犧牲的官兵計有二十五名。



陳鳴錚翻閱同袍照片，不勝感慨



清末虎門威遠炮台台長陳揚勳（陳鳴錚尊翁）

陳鳴鏗談起往事，記憶依然清晰，對當時激戰的景象恍若重現，仍然心有餘悸，他說：「那天下午我們在冰冷的江水中泅泳，因江中心離岸尚遠，我在冷水中泡了一個小時左右，才被經過的漁船救起，我已不能動彈了，幸虧漁民以筷子撐開我的牙關，將熱開水灌在我的嘴裡，才能使我恢復知覺。」這的確是一場生死一線間的戰鬥，對陳鳴鏗來說真是畢生永難忘懷的一次生死大事，每憶往事他對慘無人道的日本軍閥，就有切齒之痛。

但檢討此役，當時在岳陽江面，艦隊集結在一起對敵機空襲，因各艦砲火相互支援，沒有一艦被其炸彈命中。後因顧慮聚在一越目標太大，容易被敵發現。遂改將各艦疏散，卻使防空火力減弱，至中山艦在金口血戰中以單艦與敵寇機群戰鬥，在沒有空軍支援下，單一艦隻與敵機戰鬥則遭致敗亡沉沒的慘痛教訓。

中山艦艦長薩師俊中校福建閩侯人，出身煙台海校第八屆航海科，一九一三年七月畢業，係清朝海軍總制，民國海軍部長薩鎮冰（一八五九—一九五四）上將的侄子，是抗戰期間海軍殉國官階最高者，後追晉海軍上校。一九七五年九月三日，我國郵政總局為紀念抗戰勝利三十周年，將其畫像列為抗日英烈六烈士像郵票之一，以供後人緬懷。

蔣委員長愛護海軍

中山艦艦長薩師俊與見習官陳鳴鏗有姻親之誼，兩人同艦後，時有交往，常在後甲板散步聊天，後甲板（Quarter Deck）在海軍艦艇上甚為神聖，在傳統上是屬於艦長的後花園，只有艦長一人獨享在此散步，別人不得進入。其時，中山艦擔任蔣委員長的座艦，某日開往寧波，回奉化官邸，委座離艦時面諭薩師俊艦長，囑

其明日中午到府一聚。次日，薩師俊遵囑赴宴，但見一上尉副官問他何幹？薩答以係委座要他來府，那副官說，今天委座宴請的賓客全是上將，那有你這區區中校的位置呢？接著，委員長步入客廳，全體起立脫帽畢恭畢敬向委座鞠躬致敬，委座也向眾上將一一領首回禮，不料從眾上將中一眼望見站立在門口的海軍中校薩師俊特別高興，立即趨前過去，竟然伸手與其握手以示歡迎，委座此一舉動立即驚動了所有賓客，大家臆測不到，此一小小的海軍中校究竟有何來頭？足見蔣委員長十分愛護海軍。

中山艦被打撈出水

民國八十五（一九九六）年，大陸有關部門於十一月開始，打撈沉入江底近六十年之久的中山軍艦，於次（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八日，自長江水域撈起，繼由湖北省和武漢市政府在湖北船廠，以一三〇〇萬元人民幣將中山艦依照一九二五年四月，該艦由永豐號更改為中山號命名時的原貌進行修復，至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孫中山先生一三三周年誕辰紀念日完工，建成一艘水上流動博物館。因主機無法修復，只好將其放在浮塢內拖運，南下廣州，北上大連，甚至計畫劃運到東南亞巡迴展出，同時中山艦的史跡陳列館也將設在船塢上。陳鳴鏗說：一九九六年，大陸拍攝有關中山艦的電影及動工打撈時，都曾來函邀他前往武漢，他皆未去，迄至中山艦打撈出水，他才允予出席，前往觀禮致詞。中共當局對抗戰勝利六十周年十分重視，特舉辦多種慶典活動，並有媒體多次來台及湖北省文物局副局長周崇發專程訪台，向陳鳴鏗採訪當年中山艦浴血實況，並蒐集中山艦有關史料。

陳鳴錚績優成就高

陳鳴錚福建林森人，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生於福州海軍世家，其尊翁陳揚勳係清朝廣東虎門要塞台長，辛亥革命後任閩江口長門砲台台長，一九三〇年（五十九歲）積勞逝於任所。夫人周淑芳為馬江海軍世家，其封翁周亨甫，曾任江南造船所生產處少將處長。陳鳴錚二十二歲畢業於馬尾海軍官校二十五年輪機班。二十七（一九三八）年以見習官參與金口血戰，驚險萬分，泅水生還化險為夷。三十三（一九四四）年，績優考取赴美接艦，與亨舉世界的徐亨博士同艦，於二戰時赴美接八艦回國，徐亨任永寧艦艦長，陳鳴錚為輪機長，都是新海軍的創建者，其他如馬紀壯為永順艦副長；梁序昭為太康艦艦長、黎玉璽為副長，他們都先後接替陸軍出身的佳永清出任海軍總司令。一九六一—五年，出仕國防部軍事工程局南部工程組長，管理高雄、台南、馬公、金門、馬祖及東沙群島之陸海空勤所有美援工程，功績卓著，尤其是在槍林彈雨中完成金門料羅灣軍事碼頭最為難得。一九六六年轉任海軍供應司令，一九六八年海總合併公工、後勤、補給三署為後勤署、出任首任署長。一九七一年軍職外調為台中建港，調往台中港工程局局長，任務艱鉅，一九七六年改任台中港首任局長，終於克服種種築港困難，建成一國際知名商港，迄一九八三年春獲准榮退，後應聘為交通部顧問，先後當選中華民國港埠協會理事長，福建同鄉會理事，林森同鄉會理事長。陳鳴錚與夫人育有兩男一女，現在金融、電腦、出版界均有卓越成就，夫人仍在工作，他本人現已九十二歲高齡，身體健康，精神飽滿儀容威武，為一令人尊敬的長者。

不念舊惡以德報怨

金口血戰迄今倏忽已六十七載，當時的慘痛犧牲在海軍史上仍血跡斑斑，但抗戰勝利我中華民國最高統帥蔣委員長，毅然對日宣稱「不念舊惡以德報怨」，不但贏得當時日本全國上下的痛哭流涕的感恩載德，也感動全球世人。蔣委員長的偉大寬恕，充分顯示出儒道精神令人敬佩。誠如德國名哲學家赫塞（一八七七一—一九六二）所說：「古代中國典籍中，惟『賢人』所具備的力量本質，不是準備來虐殺別人，而是為被虐殺而產生的。」又說：「只有遭遇到不幸的戰爭後，我們的感覺才比以前更深刻，才會體會出愛比恨更崇高，瞭解勝利憤怒，和乎比戰爭高貴。」

有人說：「願戰爭是個夢」。其實。惡夢難眠，美夢成甜。所以說，我們可以不懷舊恨，但金口血戰的教訓必然要曉諭世人，以供警惕。

（編者按，近經史家揭露，蔣委員長是在美國的壓力下。忍痛被迫放棄向日索賠。）🙄